

口述
秋收记忆

茭玉米

□ 任洪军

我家住在茌平区博平镇任何村。每年秋收季节,人们把收获的玉米穗剥去穗皮,晾晒上两天,就开始用高粱秫秸做成的箔子把玉米穗茭起来,完工后将茭子的顶部盖上玉米秸或防水布,既防雨又防雪,十分安全。

茭玉米在我们家乡还有一种方言,因为老百姓把玉米叫“棒子”,茭玉米又叫“箔棒子”。这样茭起来的玉米通风透气,能使玉米穗的水分很快蒸发,达到籽粒不霉变的目的,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和创造力。

茭玉米大部分用秫秸箔子。秫秸箔子的材料以就地取材的高粱秫秸为主。秫秸选好后,用细麻绳连起来,长5米至6米,高1.6米至2米,形状就像帘子一样,家乡人叫它“箔子”。

茭玉米虽然是个简单的力气活,可真干起来有很多窍门,其中立箔子很关键。没茭过玉米的人,即使是几个人一起用力,可能也立不起来,即使立起来,箔子不是东歪西斜,就是中间粗、顶部大,叫人看了好笑。我记得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生产队的时候,每到茭玉米时,生产队队长要派四五个社员去干活。那时的秫秸箔子有两米高,首先在场院的地面上铺上一层红砖,在砖上堆上一堆玉米穗,然后就立箔子。立箔子时要三四个人抓着箔子防止歪斜,一个人站在凳子上用篮子往箔子里倒玉米穗。箔子里的玉米穗填到40厘米高的时候,箔子底部就会

鼓起来,这时校好箔子的垂直度,在箔子离地面20厘米高度处拧上第一道铁丝,在离铁丝约40厘米高的地方,再扎上一根铁丝,由此,箔子基本就立好了,人们才能把手松开。接着,填上一些玉米穗就拧上一根铁丝,这样拧五六次,茭玉米就大功告成了。

20世纪80年代,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各家各户的玉米年年大丰收,人们在茭玉米时为了提高工作效率,也开动了脑筋,想出了妙招。那时我家每年要茭四五箔子玉米。我父亲根据玉米箔子的内径,用一根竹竿在地面或屋面上画一个圆圈,然后用大一点的玉米穗,粗头朝外,一个挨一个地加高排成一个高约30厘米的圆底,然后用箔子沿着圆底围上一圈,底部拧上一道铁丝,这样立箔子又快又直,也非常省工省力,一个人就能干。

后来,乡亲们又发明了更快更好的办法,他们用竹竿在屋面或地面上画上一个圆,然后把玉米穗装进袋子里,装几个袋子取决于圆圈的大小,布袋口朝下依次排放在圆圈内,形成一个围墙,然后将箔子沿着围墙围上一圈,再扎上一根绳或拧上一股铁丝,在箔子的接口处钻进一个人,双手用力提起袋子,让玉米流淌出来,箔子立刻就鼓起来,接着继续填充玉米穗,根据放进玉米穗的高度及时拧上铁丝加固,直至完工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,玉米仓储方式也经历了显著变革。从20世纪90年代始,由于农村种高粱的



农户在自家房顶上茭的玉米

少了,秫秸材料也相应减少,大部分农户开始用钢板网茭玉米。钢板网比秫秸箔子更方便、更耐用,深受群众欢迎。特别是近年来,有的种粮大户收的玉米非常多,用秫秸箔子或钢板网茭玉米太麻烦,于是他们就用设计好的标准钢管扎成条状骨架,其高度、长度均可根据玉米的多少来确定,骨架内挂上钢板网或塑编网,就可以用铲车往里倒玉米穗了。这种先进的存放方式,既可在通风透光的场地上使用,也可以在自家庭院的一侧存放,既美观又安全。

有的农户用钢板网在地面上茭玉

米,而大多数都在自家的房顶上茭玉米。在房顶上茭玉米有两个优点,一是房顶都是用砂石混凝土铺成,平整干净,便于后期脱粒;二是位置高,不仅通风干燥,还防鼠防盗。还有的农户在路边的空闲地和庭院的朝阳处茭玉米,既节省场地,也不妨碍正常通行。

用秫秸箔茭玉米的储存方法,经过多年的实践,是行之有效的,至今仍有人使用,它不仅是技艺的传递,也是文化的传承。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,再过数年,用秫秸箔茭玉米的农户会越来越少,但是它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。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棉田往事

□ 周惠芬

我老家在阳谷县博济桥街道(原石门宋乡)前金海村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,正是家乡棉花种植的鼎盛时期。夏天,田野里,大片大片的棉田,根根枝条上挂着串串棉桃,被包裹在浓密的棉叶中,微风掠过,吹出道道涟漪,让人赏心悦目。秋天,遍野的棉桃开花吐絮,犹如成群的绵羊在田间聚集。家家庭院里、房顶上,堆得满是棉垛。妇女们从早到晚拾棉花,简直是长在棉田里,双手一会儿也闲不着,累得腰都直不起来。丰收的喜悦让人们忘记了耕耘播种、剔苗间苗、掐尖打杈、捉棉铃虫的辛苦和劳累。那时候谁家要是有人在棉厂上班,那就是一家人的骄傲,如果再是个验级员,更是炫耀的资本。

记得上中学时的一个暑假,母亲要去棉田里锄草。母亲留着短发,戴着草帽,扛着锄头,肩上搭着条花毛巾,像极了图画里的一个“铁姑娘”。见她这身装束,我也急忙找了顶草帽戴上,想找条和画中一样的白毛巾,匆忙中没找到,就抓了把锄头,一溜儿小跑撵上母亲。母亲回头一看,笑了笑

说:“你去干嘛,这活你干不了,锄把太长,你不会用。”但我当时心里只想着像画中人一样去战天斗地,哪管会不会用锄头。看我坚持要去,母亲没再说什么,帮我扛好锄头,又帮我拉了拉衣服,我们娘俩就一前一后来到了我家的棉田。在地头儿,母亲教给我锄草要领,又看着我锄了几下,告诉我慢慢来,别碰到自己,她就自己往前锄了。我在后面弓腰撅臀,大汗淋漓,怎么也追不上母亲,看着母亲离我越来越远,我很不服气,不就锄个地嘛,有什么了不起?心里越急,锄头越不听使唤,腰弓得低了,一会儿就累得撑不住;腰弓得高了,锄头又不下地,有时还会把棉苗当草锄掉。新奇、好胜的心,一旦被劳累消磨殆尽,就只剩下了急躁、气愤。看着别人轻轻松松,自己却累得腰酸背痛,手心还被锄把磨得火辣辣的,委屈随之涌上心头。抬头看看母亲,她正站在前方拿毛巾擦汗,想到母亲长年累月为一家人操劳,还每天乐呵呵的,我又有什么可委屈的?母亲返回又锄到我身边的时候问我怎么样,我咬着牙说没问题。母亲赞许地点点头,又往前走几步看了看我锄的地,心疼地说:“棉苗锄掉了不少。”愣了愣又说:“锄把别抓太紧,伸

锄收锄尽量顺其自然,别心急,累了歇会儿,干够了就先回家。”但我没有提前回家,而是一直坚持到中午,虽然手掌上磨出了几个血泡,但能为母亲分担一点儿劳累,我心里很高兴,也真正认识到,无论干什么,没有辛勤耕耘,就不会有收获。

棉铃虫是棉花的天敌,每当棉花枝条开花之际,棉铃虫就出来捣乱了。这个时候,家里的大人就要背上药桶去棉田里打药,因为那时的农药毒性较强,大人是不允许孩子去帮忙的。即使大人去打药也要戴上口罩,外面穿件大褂,回家赶紧洗澡换衣服,即便这样,虫子有时也药不死。虫子长大一点儿,全家老少就会拿着小瓶子去地里捉棉铃虫。

棉铃虫藏在棉铃里面,早晚或阴天时就会爬出来,太阳升高,就又缩回棉铃里。因此,捉棉铃虫都是早晨、傍晚或阴天时,早晨有露水,容易打湿衣服,有的人就披块塑料布,但前胸和小腿还是湿漉漉的。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捉棉铃虫。一天早上,我拿着瓶子一蹦三跳地跑到地里,兴致勃勃地去捉虫子。看到有的虫子趴在外面,有的只露个头,我却不敢抓它们,只能围着棉棵转圈圈。母亲教我用棍戳虫

子,我就折了一根没长棉桃的棉枝,把瓶子放在棉铃下,瓶口对着虫子,另一只手用棉枝往下戳,就这样捉了一只又一只,直到日上三竿,虫子躲进棉铃再也不出来,我才和母亲回家。

最热闹的是拾棉花,基本上是全家老少齐上阵。当然,妇女是主力军,她们在腰上系个大兜子,双手上下飞舞,一手就能把一朵棉花摘得干干净净,手里忙着,还不耽误与相邻地块的姐妹说笑。俗话说“三个女人一台戏”,这满地都是妇女,热闹可想而知,阵阵笑声在空中盘旋。

棉棵趋于干枯时,棉桃因花絮爆出,四瓣裂开,壳子又干又硬,还带有尖尖的四个角。拾花妇女的手背上,常常被划出道道血印,有的妇女手上的血口子触目惊心,但她们毫不在乎,依然十指不停,说说笑笑。也许是想到棉花丰收,能卖个好价钱,一家人的生活有了着落,过年还能给老人孩子买件新衣服,心里的喜悦就控制不住地往外涌,笑声也就特别响亮。

往事如烟,如今,又到收获季,棉田里的一幕幕,犹如图画印在我的脑海里,像昨日一样清晰,那是我心中永远的乡愁。